

筆記小說大觀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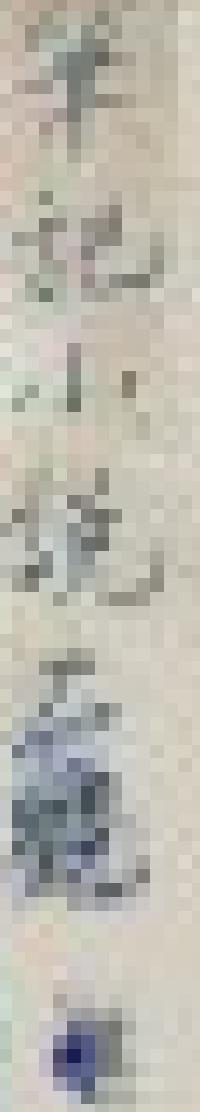
識

惠康野叟撰

餘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識餘卷四

惠康野叟輯

說臆

余謂老聃莊周楊朱之學。三者同源而實異流。老聃濡弱以退為進。莊周誕慢遊方之外。楊朱貴生毫末不捐。故老流於深刻。莊蔽於狂蕩。楊局於卑陬。惟禦寇斟酌三氏。政得其中。視老聃坦遂過之。視莊周馴厚過之。視楊朱高曠過之。且三子弗知尊仲尼。列雖輕蔑禮教。獨能推轂仲尼以行其詭。故後世崇清靜則列為玄宗。罪虛無則列非戎首。孟闡楊荀闡莊韓闡老。列咸置焉。惟其善於立言。工於自為也。南華所謂支離其德者。含若人曷歸焉。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為之儕者也。未嘗罪湯武。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右楊用修之論。夫莊周文章絕奇。而理致玄眇。讀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況冥其說。第以為空青水碧。物外奇觀可矣。必為說文之呈。

以大濟大也。余謂莊若此世將以為俗。豈得已哉。

諸子百家。竝出於春秋之世。所以誣曠帝王聖諱者。無所不至。然於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也。特其學褊術陋。雖間引仲尼以自文。而踏駁不中。誕幻無稽。適所以誣曠之。然而未敢有昌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墨翟始。翟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所為囑授其徒。鞭撻其眾者。壹以指摘仲尼為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而興起焉爾。周之為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其戲侮之列。其敢於非聖。蓋無足怪。而翟者。固是堯舜朱桀紂。摩頂放踵以為天下。而獨甘心置喙於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竝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儒墨之稱。雜然站立於東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行偽而堅言奸。而辨者聖王有作。其無逃於橫議之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考楊之言論。首歸要以自為。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言耳。第窺其一二。則誅之絕之。豈佛老後哉。

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豪。十過諸篇。亡論文詞。琨偉其抉摘隱微。燁如懸鏡。實

天下之奇作也。太史悲其作說難而卒。自罹於禍。余以戰國所稱遊說之士。若儀秦睢衍之類。率揣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挾諸侯强大之勢。內則結羣小昵嬖之援。洞疑休喝。激諷詭隨。故捷若轉圜。而亡弗嚮應。非之道。迺欲一切剷剔而掃除之。其與縱橫家言。正如冰炭之反。若之何其弗至於殺其身也。即微斯賈之譖。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吳起是已。夫又何疑焉。

古今子書之盛。盛於戰國。東京以降。幾亡子矣。唐人能為僞而弗能為真。宋人能為真而弗能為僞。即名理粲然。語其文於秦漢非也。蓋至明而作者彬彬著焉。劉中丞之郁離雜家也。王司馬之短長。縱橫家也。郁離引喻指陳。若雷雨風雲。晦明磅礴。短長揣摩。闕說。若江河溟渤。澎湃濶翻。即以置戰國諸家庸辯乎。何觀察之論政比乎。濤崔宗伯之翼丈。醇乎儒。皆體氣高邈。詞義閑深。古色黝然。駿駿乎進乎漢矣。

予之為類。畧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說。弗與焉。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甚。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亦冷聞所昵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龍者間擬之以為奇。辭賦者證據以成名。而捫虱者類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旦

斥其非而慕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眾傳者日眾則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兵家秦漢至眾今傳於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黃石諸葛李靖等率依託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權謀形勢以概於三代之師亡萬一近似焉其明白正大廓然王者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齊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追葺是編俾三代征伐大經僅存於積衰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也附以穰苴縱橫詭誕之習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懸疣附贊持已甚焉其文義闕深肅達者皎如日星固非策士所能亂第漢世百五十餘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夏商以前經即史也尚書春秋是已至漢而人不任經矣於是乎作史繼之魏晉其業浸微而其書浸盛史遂析而別於經而經之名禪於佛老矣周秦之際子即集也孟軻荀況是已至漢而人不專子矣於是乎有集繼之唐宋其體愈備而其製愈繁子遂折而入於集而子之體夷於詩騷矣

鄭漁仲謂班孟堅漢武以前盡竊司馬遷書不以為恥此不足為班病子長於左傳國策固有全錄舊文者要在各成厥體爾鄭作通志禮畧全襲通典秩文畧率本朝

唐書亦以來後人之訛。第中間考索精到處。真有漢唐議論未及者。不可誣也。  
鄭漁仲於文史考核最精。經籍略後別著校讎略一卷。皆前人未發。後學當熟參者。  
然其失往往多自蹈之。如詩集類。崔曙以盛唐置之晚唐。許渾以晚唐置初唐。此例  
不一。又段成式酉陽雜俎。有玉格一卷。所記鬼神祥異而類之譜錄中。蓋以為品玉  
之書。元撰樹薈錄一卷。入草木類。蓋以為種樹之書。皆可絕倒。其過在槩錄前志原  
文。不復精核故爾。端臨通考。雖多襲晁陳。而持論折衷。咸自中的。間有重出。或類例  
未精。然大體得之。篇首會萃諸錄統論。尤詳密可喜也。

凡覈僞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  
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託。  
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廢籍隱情矣。

六經之學。廣大闊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於易者。有博於書者。有博於詩者。有  
博於禮者。有博於春秋者。有博於爾雅者。施孟梁京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周劉諸  
人。博於書者也。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戴曹賀賈諸人。博於禮者也。公穀鄒夾  
諸人。博於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於爾雅者也。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

浩穎達德明數子。諸經並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

諸史之丈。汪洋浩瀚。材質所詣。咸自名家。有博於正史者。有博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博於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曄。諸人博於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峻樂史。諸人博於雜史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於古史者也。蔣義蘇冕。王珪李憲。諸人博於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於三國。子玄之通。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兩司馬。彪劉氏父子。顯弟兄敬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於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辯者。雜者。兵者。農者。術者。數者。苟況楊雄諸人。儒者之博也。宋程田侯諸人。墨之博者也。管仲韓非諸人。法之博者也。公孫魏牟諸人。名之博者也。鄒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呂韋劉安諸人。雜之博者也。孫武尉繚諸人。兵之博者也。汎勝賈騶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璞諸人。術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淶圓之評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川之纂。仲容之鈔。克構之林。子厚之辯。皆博於子者與。

集則有博於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人騷之博者也楊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十行。卽羅萬卷。旁蒐廣擬。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若劉驥之文心。兼該體要。鍾嶸之詩品。歷邈淵源。蕭統之銓擇。鎔鑑古今。李善之注釋。詳備顛末。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秘館李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卷。小逾百軸。其皆博於集者與。

經之纖蹟而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又有博於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子雲叔重。陽冰楚金。博於文。景純介甫。農師元澤。博於義。王德明休。丈才老。博於音。懷瓘永叔。景伯明誠。博於蹟。元章長睿。世昌順伯。博於考。嗣真處禮。彥遠九成。博於評。總之楊許。顧陸。敷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字之用者也。楊許不明八法。張李靡達六畫。米黃罔會七音。顧陸罕窺四體。至徵奇辯怪。若稽康東晉。又自名家。即小學一端。門逕十數。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史之繁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諸志之中。又有博於星曆者。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者。刑法者。錢賦者。秘文者。張衡崔浩劉炫祖暅。博於星曆。郭璞陸澄賈耽李

昉博於方輿王宏僧孺李守林寶博於氏族張說蔣乂楊侃李燦博於職官蔡邕徐堅荀勗陳湯博於禮樂杜預牛弘高頤竇儀博於刑法桓寬劉晏田況洪遵博於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晉博於紙文總之又有博於古者博於今者如鄭樵五略第述前朝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卿貴與庶幾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於衆說衆說之中又有博於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有名者言者事者齊諧夷堅博於怪虞初璵語博於妖令昇元亮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仙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物義慶孝標博於言夢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之屬又皆博於眾說者也總之脞談隱迹巨細兼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間出詭誕錯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班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周者莫大於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於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盧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事歐虞祝謝兼載事文杜鄭

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體多沿襲創造之力。劉徐實難考究之功。馬鄭為大至織微曲盡毫末。成該即陸澄王穀並操觚翰未必亡憾也。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況仲舒王通韓愈乎。然荀述禮樂。董究天人。王擬六經。韓起八代。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左氏屈原司馬杜甫乎。然左窮九丘。屈羅萬彙。馬探千古。杜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宋文盛於辭。傳壹於道矣。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聃為藏史。特富典墳。至莊列諸篇。恣談百氏。抑何浩瀚。亡際也。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之繁。不可億舉。阿難獨以多聞為佛上首。其人豈遂出唐宋諸禪下哉。世恆以儒術寡要少功。即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踰萬卷。彼其所謂無所謂空。顧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慕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興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景純崔駰

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妙。彼以為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旁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乎古人未易及也。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譜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曰。對千賓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僅紀數朝。至唐李守林。寶皆擅業專門。老宿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號能究心。然率蒐羅遠逸。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

何憲傳稱其直閣曰。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略無遺失。可謂該矣。然胡至一窩於陸而再奪於王也。任昉不識尚書古文。而王僧虔識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文。而江文通識之。然淹之該博。實不逾昉。大槩一事之短長耳。必諸劉張陸輩。斯無間然。強記則博聞。博聞必強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博聞強記而不解把筆者。又比比也。乃文章烜赫之士。於載籍涉獵而已。淹通該洽之任。往往謙讓末遑。豈人力固所難兼。將造物陰為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家。則無不博涉也。其弊自宋開之。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昔人所患。豈必皆長。第文字烟埃

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間務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中已見可也今儒覩一班便為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

世尊初生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老君初生亦行九步曰。天上天下。惟道為尊。王長公卮言並載之以為不應相類至此余謂朱紫陽所云佛家偷得道家好處。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如自家寶藏被人偷去却去他牆角邊拾些破餅破礮來用甚好矣。昔哉紫陽之言。凡老莊精奇玄妙處皆為釋氏得之而後之黃冠第模倣其勝大妙茫之說不知此類於理道何與。漫舉一則餘可推斷際禪師云。是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卧。著衣吃飯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也。按此則可為參學規繩。見宛陵錄中所載。徑山亦屢舉此示人。第黃蘖與趙州同出南泉門蘖後嗣百丈開法。視趙州較先達。何得提彼言句示人。恐學人誤錄徑山語也。臨濟三次問黃蘖。三度被打。竟因蘖指往大愚處得悟。然臨濟終嗣黃蘖洞山極力

問大鴻大鴻不答。竟因大鴻指往雲岩處。有省然洞山終嗣雲岩。三宿機緣始末甚同。而所嗣異者。蓋黃蘖宗旨。當興於臨濟。洞山門風。合續於青原。緣力所臻。不可彊也。

經典之盛。至六朝極矣。其時沙門。若支遁慧遠之在南。道安羅什之在北。皆當世之才士也。而一時文章豪雋。又從羽翼其間。故能傳播若此。佛法且然。儒者廼以為末技。而欲廢之。

世之詩律。盛於開元。而不知禪教之盛。實自南岳青原兆基。考之二大士。正與李杜二公並世。嗣是列為五宗。千支萬委。莫不由之。韓柳二公。亦當與寂石頭同時。大顙即石頭高足也。世但知文章盛於元和。而不知爾時江西湖南二教。周遍寰宇。唐世人才之眾。迺爾。宋時詩文。固不及唐。然禪門亦止臨濟一宗。較之唐世。終有未及處。余嘗疑漢儒訓經。宋儒明道。各極宗趣。咸自名家。獨唐儒者。不競。乃繹門檻。盛至是焉。能兩大哉。

唐之禪勃自六祖。卓錫曹溪。一傳而為青原南岳。再傳而為江西湖南。又散而為五宗。至五季而雲門法眼。遷化。自後禪學相承。不立宗者。其盛衰。乃與唐終始。而唐天

下亦分而為五代以終。若合符節，迺爾異哉。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為之說。蓋著書之難。自昔而然。今漫摭數事。與同志評之。非敢指摘前輩。以為能也。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賜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為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寫。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則其實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弑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弑。尹又為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問訴。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因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

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耳。邸口懷道云。親見其諫燭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卿知諫不從。何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拒非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燭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為其語曰。然則何以立其朝。殊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為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后。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作書而逸其上文耳。戶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妃念之遂立為后。冊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通也。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

區之丈。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著書之難尚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謬等書。以雌黃前輩。雖該贍可喜。而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丈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贍。其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詁。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內日食。皆誤書於秋夏之交。甚至重書楊彪賜之子於一年之間。至宋文公修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恠者。劉義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一書。以示坡翁。翁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耶。

說古

莘野躬耕。南陽抱膝處同也。成湯三聘。豫州三顧出同也。伐桀弒民。出師復漢心同。